



〔俄〕齐尔伯奎特 / 撰

朱贤杰 / 译

当代俄罗斯 著名钢琴家访谈实录

RUSSIA'S GREAT MODERN PIANISTS



人民音乐出版社
PEOPLE'S MUSIC PUBLISHING HOUSE

〔俄〕齐尔伯奎特 / 撰

朱贤杰 / 译

RUSSIA'S
GREAT
MODERN
PIANISTS

当代俄罗斯
著名钢琴家访谈实录

人民音乐出版社 · 北京

Dangdai Eluosi Zhuming Gangqinjie Fangtanshilu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代俄罗斯著名钢琴家访谈实录 / 朱贤杰译. — 北京: 人民音乐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103-03920-5

I. ① 当… II. ① 朱… III. ① 钢琴-演奏家-访谈录-俄罗斯 IV. ① K835.12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1767 号

选题策划: 李 航

责任编辑: 李 航

责任校对: 张顺军

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甲 55 号 邮政编码: 100010)

Http://www.rymusic.com.cn

E-mail: rmyy@rymusic.com.cn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特 16 开 2 插页 27.25 印张

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2,000 册 定价: 8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 请与读者服务部联系。电话: (010) 58110591

网上售书电话: (010) 58110650 或 (010) 58110654

如有缺页、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58110533



前言

假如一个人可以有权衡量他所选择的职业是否正确，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说，我的职业，我终生的工作就是钢琴。

我热爱并且执着于钢琴艺术，必定是得之于我亲爱的老师，首先是我的母亲的遗传——她是一位在半个世纪里献身于钢琴的教育家，曾是娜达兹达·契格达亚娃(Nadezhda Tchegodayieva)的学生，而后者则是斯克里亚宾的学生。

在本书里所访谈的一系列钢琴家之中，有一位在回答他“是否教学”的提问时，他说：“同时侍奉两个上帝是不可能的。”这样的回答，通常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对于我，是不能接受的。对于我，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上帝——钢琴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对于弹琴和教学我都会有同样的热忱。我举行钢琴独奏会，举办关于音乐史以及钢琴艺术的讲座，写作有关钢琴的文章与书籍，尽力探讨钢琴演奏的法则，并且总结优秀的代表人物的经验。

这个采访系列专注于苏联演奏学派：一个当代艺术中最为活跃与本真的现象，这是苏联钢琴演奏家的群星。然而，应该记得的是他们的天才与特长之所以能够闪亮，是因为有一种传统，而这种传统是由许多音乐家、演奏家和钢琴教育家所创建的。

本书包括了两篇关于当代钢琴演奏艺术的两位巨人——埃米尔·吉列尔斯(Emil Gilels)和斯维亚托斯拉夫·里赫特(Sviatoslav Richter)的随笔。长久以来他俩被公认为世上最伟大的钢琴家，他们的声望是如此之高，因而有别于所有其他的苏联同行。

另外八位卓越的中年和青年一代的钢琴家是：拉扎尔·贝尔曼(Lazar Berman)、德米特里·巴什基洛夫(Dimitri Baschkirov)、埃利索·维尔萨拉泽(Eliso Virsaladze)、尼古拉·彼得罗夫(Nikolai Petrov)、弗拉基米尔·克莱涅夫(Vladimir Krainev)、格里戈里·索科洛夫(Gregory Sokolov)、安德烈·加夫里洛夫(Andrei Gavrilov)与米哈伊·

普雷特涅夫(Mikhail Pletnyov),我荣幸地与他们就我们的琴艺有过详细的讨论(我与其中一些人保持着多年的友谊和专业的联系)。我们的讨论产生了构成本书的一系列随笔与访谈。

在我与这些钢琴家会面与谈话的时候,我们面临了各式各样的问题。有时候对话者与我的意见恰巧吻合,而另外一些时候,他们的回答证明了与我的看法截然相反。或许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,也会有相同的反应。但是这是自然的,因为音乐诠释艺术的主要的与最吸引人的特点,是来自于每一个钢琴艺术家的那种不可模仿性和独特性,而且,因为音乐演奏与生活本身一样,是一种活生生的、一直在变化的艺术。

目 录

前 言	Ⅱ
拉扎尔·贝尔曼	1
吉洪·赫连尼科夫	54
尼古拉·彼得罗夫	100
弗拉基米尔·克莱涅夫	141
埃米尔·吉列尔斯	183
安德烈·加夫里洛夫	215
埃利索·维尔萨拉泽	239
格里戈里·索科洛夫	270
斯维亚托斯拉夫·里赫特	297
米哈伊·普雷特涅夫	332
德米特里·巴什基洛夫	370
罗季翁·谢德林	399

拉扎尔·贝尔曼

拉扎尔·贝尔曼生于1930年2月26日，列宁格勒。在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弹琴，最初的老师是他母亲安娜·马克霍弗(Anna Makhover)——著名俄罗斯钢琴家文格罗娃(Isabella Vengerova)的学生[文格罗娃后来有一个学生是加瑞·格拉夫曼(Gary Graffman)]。母亲对学生特别严厉，从不迁就，对于教学法有一种少见的才干，所有这些特点，都使得这个男孩所具有的罕见的天才很早就得以展露。

三岁半的时候，贝尔曼成了萨马里·萨夫申斯基(Samary Savshinsky)教授的学生—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一位有名的教学法与方法论专家，而贝尔曼的母亲仍然在家里负起监督的责任。

贝尔曼7岁那年于莫斯科初次登台演出。在全苏天才少年音乐节，他演奏了莫扎特和肖邦的作品，甚至还有一首自己创作的玛祖卡。

1939年贝尔曼迁居到莫斯科，成为杰出的教育家、演奏家和音乐编辑亚历山大·戈登威泽尔(Alexander Goldenweiser)的门生，学习了18年。老师非常喜欢他，对他在艺术上的成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。

贝尔曼在校的最后一年，已经在三个国际比赛中取得成功。他是1951年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获奖者，在1956年布鲁塞尔的伊丽莎白皇后比赛中获第5名，同年布达佩斯李斯特比赛中再获第3名。

自1950年代起，贝尔曼一直保持着活跃的音乐会演奏生涯。虽然他很受公众的欢迎，然而在许多年里，评论界却并不看好他。但是在1970年，贝尔曼的演奏引起了轰动。首先是他在意大利得到了一夜红遍乐坛的成功。不久，又被美国“重新发现”，1976年，在凯旋般地全美巡演之后，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当代钢琴家之一。



他与众多卓越的指挥家合作,例如伯恩斯坦、马泽尔、奥曼迪、马祖尔、巴伦博依姆、卡拉扬。与阿巴多和朱利尼合作录音,唱片极为畅销。

贝尔曼是一家之长,家庭相当团结,都在为了音乐而努力。妻子瓦伦蒂娜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教钢琴,12岁的儿子巴甫利克是位很有天分的小提琴手,忘我地献身于他的乐器。他使用的一把提琴,是属于国家收藏的罕见的3/4的阿玛蒂。他在父母曾经学习过的莫斯科音乐学院里,成为学院音乐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传统——他的演奏吸引了学院里面所有的学生。



在贝尔曼家中。自左至右:贝尔曼夫人、西尔伯奎特、贝尔曼与西尔伯奎特夫人。

我们第一次会面是在1960年代的后期,在爱沙尼亚近波罗的海岸的一个度假村过夏天的时候。后来,在贝尔曼从欧洲与美国巡演载誉归来之后,我恰巧在报刊上写了篇关于他的文章。我记得那时的莫斯科音乐界好像有些被弄迷糊了:贝尔曼,一直被认为是个稳健而不事张扬的钢琴家,一夜之间轰动了国际乐坛……

而现在我们坐在贝尔曼在莫斯科的舒适的公寓里。这位名噪一时的钢琴家热

切地接受了我的提议,就钢琴演奏的诸多问题作一个探讨。他非常乐意地与我们分享了他童年的回忆——求学的年代,他的老师、同行,有趣的印象与观察。

谈及他自己和他的同行的时候,他从不作出好为人师的姿态,态度毫不自负,在发表评论的时候,时常穿插进一些俏皮话。

半个世纪忘我地献身于艺术,献身于钢琴,五十年在乐器上辛勤的劳作、旅行演出与几百场的音乐会。是的,现在,当贝尔曼的名字列于世界当代最优秀的钢琴家之中的时候,许多人忘记了他所走过的布满荆棘的道路。但是他自己永远不会忘记……他经历了生活中的所有一切:不被理解、不被承认,对他的“超凡技艺”的片面狭隘的评价以及顽固地拒绝承认这一事实——70至80年代的贝尔曼早已不是四五十年代那个毛头小伙子的贝尔曼。

不管他在艺术创作上有了多大的进展,他仍然在钢琴上保持着一个苦行者的作风。一个艺术家对他所钟爱的乐器的那种投入,那种迫切需要工作的热情,超越了对成功的渴求。



7岁时的贝尔曼

而这种艰苦的练习,很早在贝尔曼的童年就开始了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,鲜少有音乐家像贝尔曼那样,在乐器上以无穷尽的练习来度过他们的童年。

我们就这样,从著名钢琴家在钢琴上迈开的第一步开始谈起。

贝尔曼(以下简称“贝”):我从几岁开始弹钢琴,我自己甚至都不记得了。我母亲负责我的学琴。在我能够坐到钢琴边上时,她就果断地将其他事情置于一边,好像它们都不重要一样。在我小学时期,对她而言,没有任何事情比我的钢琴学习更加重要。而我父亲则关心良好的家庭教养。我还不到两岁时候,我母亲就开始伸展我的手,也就是拉扯手指之间的肌腱。

齐尔伯奎特(以下简称“齐”):你母亲认为这种练习是初学者所必需的吗?

贝:不仅是初学者。我现在已经过了 50 岁了,但是每天我坐到琴凳上之前,我就会像那样地伸展每个手指,直到我听到“咔嚓”一响,这表示它们准备好了,可以弹琴了。

齐:你不觉得这样很危险吗? 这种办法不会伤了你的手?

贝:我很小心。当然你应该了解伸展的限度。

齐:这样说来,你母亲一开始并没有教你音乐?

贝:确实如此。首先是一些准备练习。然而,在大约 3 岁的时候,我已经参加了列宁格勒的“全市天才儿童音乐节”。一个很权威的委员会试听了之后,决定“儿童贝尔曼应该被送去教育家的班上学习”。于是我成了萨马里·萨夫申斯基的学生。

齐:萨夫申斯基作为一本很有意思的书——《钢琴家与他的工作》的作者,现在很有名,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教育家。他对你的专业有着什么样的帮助呢?

贝:我跟萨夫申斯基学习了五年。但实际上是母亲担任了主要的工作,每次去上课的时候,曲子都已经练习好了。我练琴的时候,母亲总是在旁边,所以在 8 岁以前,我几乎不会看谱,都是母亲弹一句,我凭听觉记一句。

萨夫申斯基确实非常喜爱他这个幼小的学生,为他而自豪。教了几个月之后,他在当地报纸上写道:“今天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一组学生开始考试……第一个应试的是最年幼的贝尔曼,四岁零九个月。这个男孩熟练地演奏了巴赫、柴科夫斯基和其他作曲家的作品。”

齐:你每天练习多少个小时?

贝：即使在童年时期，我母亲的估算是四至五个小时。而且在我练琴的时候，我母亲一直坐在旁边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十二或者十三年，直到我开始独立练习为止。我必须承认，我母亲十分霸道。但是我猜想她就是为了我好。如果不是她这样专横，我可能会是所有人里面练习最少的，不像我的儿子，他可以从早到晚专心地练琴。当然，这一类的练习让我的主动性强制地受到抑制，我不由自主地跟随她的要求。这一定导致了我在做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不自不觉地有些“机械化”。

齐：在你的学习当中，你母亲首要的关注是什么？

贝：主要强调的是技术的发展。基于这点，母亲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手指练习。我的手并不大，而且，说真的，也不够强壮。为了保持我手指的灵活，我一直练习我母亲传授给我的一些手指练习。她喜欢的一种练习是“跳音”。每天我都在钢琴上练习。

齐：这对你有帮助吗？

贝：当然有。例如，关于我演奏的李斯特的练习曲《狩猎》，我承认有个时期对于我练习这乐曲的办法，甚至有种种趣闻。正如传闻说的，母亲使得我瞄准键盘，以快速的跳动来弹奏和弦。

齐：我想，你技巧的发展并不只是依靠手指练习得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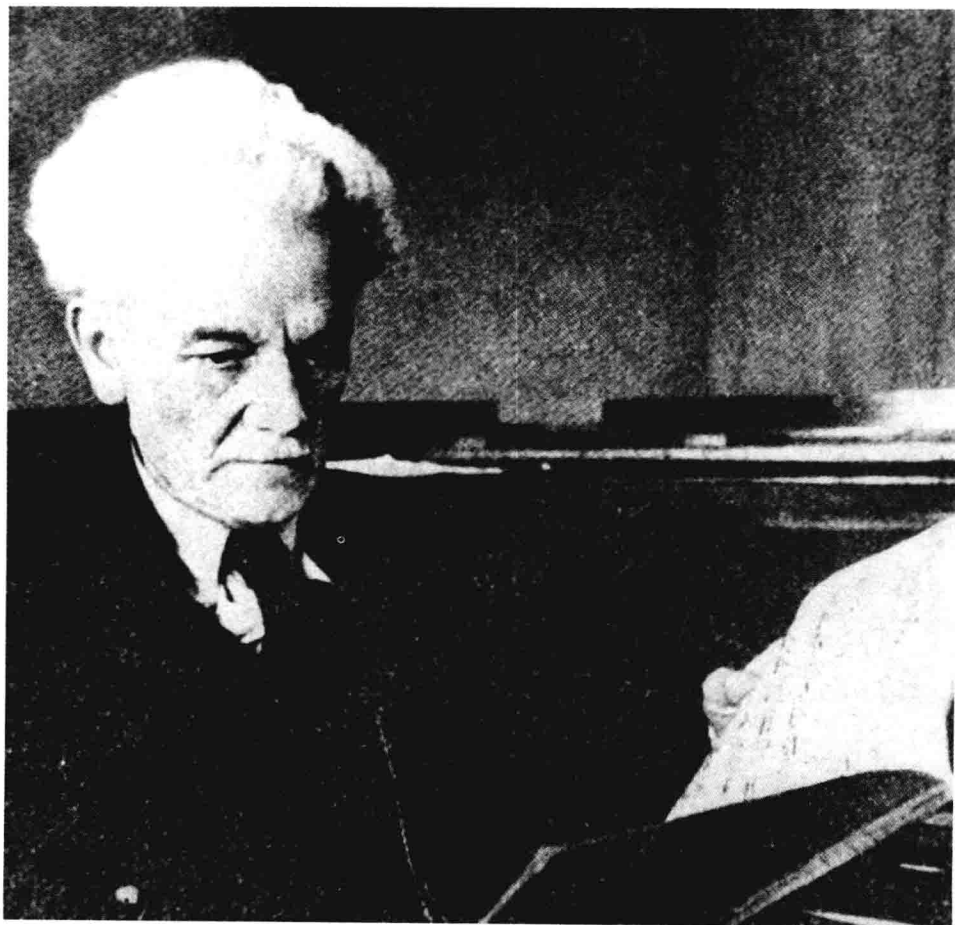
贝：当然不是。除了手指练习，我弹许多音阶，但是大多数时候，我用与众不同的办法来弹。你知道，叛逆精神、明知故犯，是一种典型的儿童心理。因此，我发明了自己弹音阶的办法，我以错误的指法来弹音阶。比如，我用弹C大调音阶的指法来弹所有的音阶，或者只用两个手指弹音阶，然后三个手指，诸如此类。当然，用这种指法弹音阶，你不可能期待高质量的演奏。然而，逐渐地，在有些作品的困难段落里面这种指法也用得上了。特别麻烦的指法组合对我来说不再困难。当然这样也有不好的地方，我会不由自主地去想那种方便的指法，因而变得杂乱无章。

齐：在跟萨夫申斯基学习结束以前，你弹了哪些作品？

贝：我已经弹了一些相当复杂的曲子，包括贝多芬的《第三钢琴协奏曲》的第一乐章，这也是我去莫斯科见我未来的老师戈登威泽尔时所弹的。我母亲决定我应该去那里学习。那时我在钢琴上的进步让我有些得意忘形，我像一个神童那样地行事。当我去听音乐会的时候，我直奔大厅，都不朝收票人看一眼。有一次收票人试图阻挡我，我傲慢地对她说：“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贝尔曼！”母亲甚至依照神童来打扮我——天鹅绒的上装，灯笼裤，珍珠纽扣，脖子上套一个白领结。

齐:从音乐上到心理上,你就这样全套神童装备,去了戈登威泽尔的班上。戈登威泽尔是俄罗斯与苏联钢琴学派的栋梁之一,关于他的教学法的要点,已经有许多著作论及。但是你师从他,一定有丰富的体会。作为一个音乐家,一个艺术家,一个人,他给了你什么?

贝:或许你自己可以判断。我去他班上的时候是一个男孩,而当我跟他完成学业的时候,我已经是个成熟的音乐家。跟随戈登威泽尔将近二十年,对我来说,是关键性的。事实上,我没有学过别的方法。他给了我什么?戈登威泽尔灌输给学生的,是对于作曲家作品文本的正确的、基于音乐文化基础上的意味深长的研读。对培养一个学生来说,还有什么比正确地再现作曲家的音乐内涵更重要的事情!因为揭示音乐内涵正是音乐演奏的要义,至少是学习的一个步骤。对于他的创造性的教学法



戈登威泽尔



贝尔曼与戈登泽尔在音乐学院时期

和给学生的忠告,我有许多可以说,但是我只想指出一点:在无私地奉献于艺术方面,戈登威泽尔给我们作了表率。他教会我们忠于我们的职责,忠于音乐。他如长辈一般地热爱学生,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。每个月一次,我都会在教务处领到一个装了钱的信封。

齐:除了戈登威泽尔,你真的再没有跟过别的老师?

贝:战争一爆发,我们学校就疏散了。尽管前线的形势很严峻,政府仍然关心我们,因此我们的学业没有中断。学生们与家长和老师一起疏散,因为戈登威泽尔不能离开莫斯科,在两年之中我随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西奥多·古特曼(Theodore Gutmann)学习。也是在那时候我学习了李斯特的练习曲和其他作品。

齐:在钢琴家当中,谁是你的学生时代的偶像?

贝:在我做学生的时候,国外杰出的钢琴家很少访问我们国家。而且,录音资料也没有普及。因此,实际上,我是本民族音乐文化之子。然而我尽量不错过苏联著名钢琴家的音乐会。弗拉德米尔·索甫罗尼茨基(Vladimir Sofronitsky)曾经是我的神。他的神秘性,他的卓越不凡让我深为迷惑。依我看来,是什么使得索甫罗尼茨基、尤金娜



戈登威泽尔的研究生班



1956年贝尔曼与吉列尔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比赛期间。